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

祭王光祿文

嗚呼先生處濁不設機為善不近名與物鮮忤規心自成任則稱朝市之隱歸則重月旦之評往者攜手與觀

化城甘果徐薦松醪細傾醉固陶然醒亦無營謂當上
壽松喬可憑曾幾何時溘焉就冥貞等積衰實虞世嬰
吉禮不及季昆凶禮不出一城蓋先生之大故改鑽而
始知又改鑽而未能脩辦香東帛之誠惟夫人之聞道
彷彿南真之受錄於上清豈度世之微旨不能制伉儷
之頽齡將真體無闕乎四大而至人不貴乎長生然則
逝者奚以悲而存者亦安足矜悟面目之本來長湛然
而圓明尚饗

祭章太學衡文

於戲章君少負材美名公之後循吏之子既嫻筆札復
習詩禮動則春風靜則秋水吾以吾弟托交姻戚每過
君里遊從莫逆客必選佳坐必卜夕豈無顯者踪吾莫
得昆湖之陰虞嶺之陽蘭舟筍輿相與尚羊見即欣欣
如魚出防別輒昏昏若鳥倦翔垂及二紀吾栖祇樹君
病叩闕強再三晤雖茶而墨猶甘七筯曾未幾何報君
物故疇為肺腑仲氏與張竭履以趨治君之喪衾棺既

周三月乃塋誰謂君貧松梓成行嗚呼生寄死歸賢聖
皆有生不眉顰死無心負桑戶返真伯倫全酒酌君一
觴為我酬否

祭葉教授文

嗚呼翁之長余踰三十年其在戚屬亦吾父肩凡兩司
鐸聲東南天胡為曳裾偃蹇兔園屣趾醬雪竈突避烟
晨趨戟門使余惻焉食飲湯沐薪祭雜駢肥馬鮮駒出
入後先有所陳諷王亦解顏予告東歸郵繻用傳惠弗

克終豈余則然翁甚伉直不為機關履坦而行委順而
旋隱酒隱詩竟以天全晚有文孫登鹿鳴筵三老祭酒
里其舍旃翁之風骨鶴癯松堅翁之襟懷躍魚戾鳶目
細而方匪眴則錢胡為一榻委蛻其間豈厭世紛而歸
道山余所愴者念舊懷賢竊以薦翁溪毛圃荃尚饗

祭長房仲兄文

嗚呼惟我王父寔鍾雙璞連城既剖乃有三穀爽爽慶
門丈夫子六中違廢著稍歌隔谷枯榮異枝托本喬木

霆霹中推脩齡獨促嗚呼哀哉惟兄之始夙有憑扈中
外二祖為國師柱母曰愛子將舅是附舅曰令女歸為
而婦鼎列裋陳金鋪璧護初游賢闕改肆象胥一官垂
及忽舍而去策肥衣輕飲醇擊鮮紅粧畫帷素質夜筵
惟意所師逾四十年爽品入能諸藝亦然拙於用長短
於收全遂捐故廬鬻我土田土田既鬻盡室皆徙耕於
廢丘十八在水兒饑女寒其嗜不已室人之謫若風過
耳盤龍縱呼盧雉不起以此邑邑食不能七用饒得貧

用貧得死嗚呼哀哉兄之寸衷泊乎真純毋論讎敵貌
之則泯前有伏譏信足屈伸鱷令肆奸魚爛其民兄謁
上官攘臂以陳瑣尾之口兄不逡巡中表昆弟以及外
親衣食之餘時推羨縉衆許遺直亦或稱仁兄今逝矣
食指數十進而啼號退則飲泣有季曰望差自強立貞
等佐之歸宅於隰計其存者析縷數粒以時婚嫁不至
拮拾仰悲原鶴疇問其急俯憫巢鳩疇與為緝嗚呼痛
哉尚饗

祭大兄文

嗚呼人之所難得者壽兄至七袞而後終壽矣其服食
導引之志則若有奪焉而未獲究人之所相高者胃兄
以王父叙而得官貴胃矣其膏晷窮年之志則若有阻
焉而未獲就仕而留省官臣幾矣兄欲宣名汗青而不
得則刺刺乎竟沒齒以為疑子而玉立芝茂竒矣兄欲
其拾芥金紫而不得則營營乎目懸旌而如有追兄既
不滿一世之人而亦不能使一世之滿其身蓋其所自

負者大而其所自信者真是以釋褐而尋坎軻挂冠而
就沈淪羨者以曼容之善退而惜者謂仲翔之相屯嗚
呼痛哉貞荷天子恩納鄖節方擬從諸兄弟而優游里
中胡僅一歲而妬我仲君乃復妬我長公也且我王父
有我二父而為諸孫者六前妬仲君貞固以拊心而內
痼今柰何使我獨稱兄而不獲鴈行以從容憶孟春之
晦為兄薦百歲之觴兄尚勉舉而酬之今者孟夏之陽
為兄酌各天之卮乃弟勸兄而不酬即兄酬而弟不知自

今而往即與諸季從為竹林一日之期能遽忘於二逝者而不悵然以思泣然以悲耶嗚呼痛哉尚饗

祭張仲慧文

嗚呼子之襟宇玉潔春溫子之志意鳳矯雲竊為文詞芳若澗菰其猶妙齡皎若鼉曠絳河天杓赤手可捫而厭世囂折節師門曷不華陽蕭條其菟兒女之私諧此媁婚一疾彌留投誓蟬媛夫豈子心子寧食言大宅盡銷方寸猶存易簣之際曠無瞽昏嗚呼凡世所惜蹶

駿康衢嶧陽孤桐爨而焦枯秦庭隕璧夢澤淪珠衰嚴
病慈仰天嗚呼門戶何寄宗祧曷圖少婦紅顏總帷影
孤撫此弱息厥聲呱呱如為子寬母君蒙莊殤子椿齡
彭聃夭亡天地道盡我何盡傷縱浪大空擲憂混茫其
言雖大大而無當凡此二端吾不子陳子既皦然必無
墮淪父母以前誰為子身易簣而後子為何人金石可
敝不散者神天地有盡無盡者真何以凝之用志不分
幽明路睽其理則均我師洋洋靡所不臻不見兜率乃先

世親子其前驅我猶隔塵明水芬椒鑒此微禋

祭婿及女丈

當嘉靖之丙寅而吾女華安人卒於蓐其三年為隆慶
己巳而葬於泗洲其又六年為萬曆乙亥而吾婿禮部
起龍卒於苦其又四年為己卯而改卜磚橋之壤以葬
遷吾女附焉而居士乃以酒二卮飯二盂脯腊果蔬之
屬而告之曰嗚呼女之歿也時余病瘍而弗及訣也謂
且追汝於夜臺而返余轍也女之歸土也余時宦游而

弗及撫也又弗獲以薤露悲汝也婿告殂以苦次而余
方持卹節有驅馳之事千里之酒絮而弗能酌也九歌
之招槭而弗獲陳於祭也今而婿始成葬矣余始成相
矣女以遷而獲合余始再覩其藏矣是余嚮者徒謬稱
尊而於二逝者殊鹵莽也吾女生二十歲而合於壻合
二歲而離離又八歲而幽之合復繼之噫何室之短而
穴之長若斯耶合兮離兮天兮人兮嗚呼哀哉

祭華甥文

嗚呼汝何以死也丙子之秋吾入酹我師以及汝父汝
出見我澤皙而肥吾始雖以慰心而中不能無少疑及
己卯夏送我師及汝父之二輜汝再見我則皙者蒼矣
肥者實矣吾方以為喜然未幾何而汝之病音乍聞而
訃繼之天乎天乎何疑者之終是而喜者之竟非吾始
得汝病狀而甚憂既而聞所謂曹德者老醫也止弗肯
去以為必可治吾恃以稍安何安者不足恃而憂者乃
其宜夫曹德者老醫也豈病狀若此而猶不去將毋以

利而昏其知汝祖母之祈神下巫無所不至矣而竟不能救汝於死又何取於斯也嗚呼汝死則死耳忽而辭汝祖母及汝母以往也其所賴以生者已矣忽而見汝祖父及汝父於地下也其所瞑而死者亦已矣汝祖母必為汝父立後吾女或不至作餒鬼然所謂常饗者未可擬矣人理悠悠天道茫茫存者歿者靡不痛傷有知無知盡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師錫從姪丈

萬曆之庚辰十二月二日有報從子師錫太學逝者余方卧東齋室為起哭失聲命余子士騏奔哭之又十日乃以斗酒炙雞羹飯往奠拊棺而哭且告之曰嗚呼天乎孰為使汝至此極也汝之大父傳汝父以逮汝凡三世為冢嫡矣汝父歿而有汝在汝一子則病瘵且劇危哉乎然猶有一綫之息也夫汝父歿而不謂歿者以有爾也汝子亡而不汝虞亡者以汝尚壯能子也今而所謂一綫者亦已矣天乎孰為使汝極至此也汝白晳廣

穎而豐下謂汝必自致貲厚也讀書工詩文與人坦坦
無城府謂汝必貴且壽也居心依於長者不刻苛謂汝
必有後也汝父不能得汝大父意然大父以汝故未嘗
不心喜也汝父不能得閭里名然閭里人以汝故不敢
不為禮也是皆以此三者待汝而又已矣是汝上無以
慰汝祖而下無以答閭里也天乎孰為使汝極至此也人
謂汝死於酒我獨悲汝侘傺儻邑而無聊不得已而姑
托以逃人謂汝死於色我獨知汝慮不孝之罪大不得

已而戢身於枕席人謂汝且五十不為夭吾獨痛汝生
人之趣得之若多而實少嗚呼韋裳一襲桐棺三寸寡
婦長號諸臧欲道汝身盡矣家盡矣汝之身事不盡而
心事亦不盡吾酌汝以茲觴而哭汝以俚言汝能呀然
而谷應耶能快然而鯨吞耶將逝者其冥冥而存者乃
消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奚生文

嗚呼惟外王父晚有媵息爰歸於君遂來稱戚惟君之

先有良菟裘遠若仇池瘠非寢丘君少而成師纖倪密
以勤奉入以儉奉出聿拓其家有子及孫何必蘭芝既
芬且蕃豈伊觀光而游上都拮据握筭竭蹶修途君朱
其顏而甚鬢髮胡為一疾永與世訣載酒崇肴餞君九
泉無盡者人有盡者天

祭張母某太夫人文

嗚呼光祖等辱與太夫人之子肖甫游稱昆季也則
太夫人稱仲母矣始肖甫為滑令而光祖令濬也蓋良

聲隆隆然比壤矣然不以多滑令而多南潒公與太夫人之教也肖甫入郎司農而世貞郎法曹也良聲又隆隆然比舍矣然不以多司農而多南潒公與太夫人之教也南潒公歿而太夫人專為母矣雋尹之引經與柳大夫之持法誰成之加七而九熊者成之也肖甫拜中丞治吳最厄於言而歸天下以屈歸肖甫光祖等不為肖甫屈而獨為喜者喜肖甫之能精太夫人養也既而公是出天子顧深出卿留都輔三輔天下以伸歸肖甫

光祖等不為肖甫喜而為太夫人喜者喜太夫人之能用肖甫顯也太夫人業以捐肖甫事縣官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固存順而致寧矣天子之不能驟竟肖甫長三輔之不能終有肖甫德與士大夫之不能盡識肖甫用者柰之何哉太夫人獨不為少一待耶若光祖等之謬稱猶子也生弗獲升堂以拜沒弗獲裹餼以奠葬弗獲執紼以歌薤露而徒具蕪辭寓之巴烟燹霧之間曾哀猿怨守之不若即肖甫故私之而寬之而太夫人其以

為何光祖等亦自以為何嗚呼哀哉

祭魏太媪文

嗚呼太媪八十而歸正寢也壽矣令終矣乃不佞有餘

感焉始太媪之事

闕

公也公且老而太媪不一日而

廢井臼之操也屬

闕

公歿太媪未三十而遽稱未亡

人自是却鉛華而弗御者固五十餘年如一日矣公有子三人太孺人哭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伯氏以老乎則緝緝洸以佐長君家而長君甫及強而亡也乃又哭

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仲以老乎則緝緝泚以佐仲君
家而仲君又甫踰立而亡也則又哭且絕而蘇曰吾尚
有季足依也比少君治經生已歌鹿鳴於應天太媪為
繕第舍治圃易家庶幾立矣而少君猶之乎仲君且無
子也太媪乃大慟曰吾笄笄將安歸乎乃依仲君之子
恪自是老且死矣少君之兩政皆在越而弗獲迎太媪
養也太媪未三十而寡寡五十年而弗獲旌其弗獲終
為婦也弗獲專為母也無子而有子哿矣有子而竟無

子也世之所謂窮者也然易簣而訣恪曰吾不愧存者
矣掩窆而見闕 公曰吾不愧逝者矣貞不敏雖不能
舉太媪之大節以揚諸朝而粗亦能表太媪之志寓諸
夢以侑一卮太媪其吐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師母季夫人文

於維夫人溫恭儉慈產自臚胄乃習書詩擇配而字始
歸我師饗殮朝夕必誠必恪躬薦舅姑靡不允若師無
虞養以精於學出入中外必慎必端躬脩闡政苞苴罔

干師無虞顧以精於官師不他媵夫人代媵寒饑苛瘥
先意為順用此終身厲聲靡進師不他友夫人是友經
營堂構俶墾疇畝有謀則諧賴以无咎凡師之行右矩
左規既宜其家夫人則之順為嬪德肅為母儀胡不百
年中道而止煢煢我師與影相倚豈惟良儷且悼知己
夫人大歸其安冥冥默佑吾師俾康且寧椒漿蕙肴弟
子之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司馬母夫人文

萬曆戊寅十月始得我伯母胡夫人訃其月有行役十一月歸里尋病明年己卯之正月病良已乃能為文絮酒災雞寓祭之曰嗚呼自母之媿太公而有伯子司馬寔以千秋之業啓貞不佞握牛耳而左顧曰若其執盟盤以從明之持國秉者良謂伯子我寔急子子不急一二于宵以益我棟隆繇是貞不佞之姓名出伯子吻而入天子之四聰伯子不安於朝而不佞貞即不安於渚宮鄭節之納也與司馬部之請告也踵相繼而浮沉乎

里社之中伯子吾兄也非吾友也小人無母伯子之母
吾母也母生而貞不佞不獲升堂病而不獲訊候也乃
伯子之以訃偕狀來而不佞貞方據梧而稱霜露不獲
裹糧疾走也今又匝月矣乃始告一介絮千里之玄酒
不佞之無以為生者解也又無以逝者藉手也蓋茹恥
忍負而已吾聞之狀母既殮成服而帷之內伯子率仲
及其婦若諸孫諸婦告諸從子婦與功總之服各就位
帷之外其首為叔舅氏而吳氏叔與兄羅之兩甥次之

門外宗老負東牆諸妾婦負西牆而蒲伏堂之下者男女僕可百輩甫舉哀而聲墳地稍定而諸各以其職得母之孝敬睦嫻慈卹朗懿者細大垂數十百事其少者質長者而信親者語踈者而信始以告太公而太公惋然悲已嘿然若深味也顧謂伯子狀之而以謀不朽於立言之士嗟乎即貞不佞欲有所効於母者而已矣有所言世且以為耳檄矣且今而後有天子之綸綍與公卿大臣之頌若誅然亦無所事而伯子之文成自足以

世世矣今且以告母母而有所知耶將快心於茲逝其不然耶而歸一切戚疏於太空即不佞者方愧其涕與言之俱無從也

祭凌夫人文

猗歟夫人柔嘉婉嫵寧惟女紅寔閑內則少歸於凌乃殫婦力公為諸生家徒立壁夫人拮据旦紡夕織其事舅姑饗旦漿夕寬公於讀母使中惕公歷藩臬以賢服休四關大府一鑰神州為馬伏波為蕭鄴侯夫人佐之

或從或留從則輸吐以贊公猷留則鎖鑰以分公憂帝
曰保氏青宮是寄魚軒翟第夫人從貴帝曰胄子帥余
緹騎汝欲娛綵畀汝使事公子歸來步障十里叅差蘭
玉斯皇朱紫伐鼓撻金亦既樂只稱百年觴夫人曰止
吾事竺乾蔬食二簋衣不曳地首鮮重珥帝念公功趣
還宥密統此貔貅以衛王室公謝不任乃三陳疾松柏
倦霜桑榆借日人曰二疏今復見一誓偕百年厥懽未
央胡厭朱門而就玄鄉謂子若孫抑毀以襄吾游甚樂

公母盡傷惟帝優公有龍其章宗伯予祭司空治喪生
歿榮哀備極倫常予視公兄夫人則嫂有子肩年復締
姻好方訓孫息使修蘋藻以期異日奉太君老云胡不
待我心則懊崇俎陳觴為具草草靈之歆之緩我如擣尚

饗

祭史鴈峯太僕陳太恭人文

始嘉靖之癸亥故致仕太僕寺少卿鴈峯史翁卒於家
三年而少子錦衣君元秉以公破島寇勛入環衛積勞

至大帥蓋距公沒之二十餘年而為萬厯之壬午錦衣之母陳太恭人卒天子念公勛與錦衣君勞命大宗伯錫祭大司空錫奠於是錦衣君奉喪歸將以侈天子之惠大啓瑩兆以祔而其姻生大理卿王世貞寓香帛牢醴而告史翁及陳太恭人曰嗚呼當嘉靖間翁以學行受張桓之簡膺王裴之寄其用雖不竟究而天下信以為名大夫士一屈而歸卧玉女之渚百里趣德千里趣聲以乳我舍我其費力雖日削而天下信以為士富而

附仁義及其毀家而紓國難結客而勤王事不知者以
為非山林之軌而知者以為世家巨室與布衣異符卿
之一遷與同牧之再命蔭錫之三被狹者以為上恩之
過渥而達者以為尚不足酬其一二獨造物之巧或驟
而奪之或緩以歸之其適者不可強而遠者終可期以
公素封之業不獲授之齊眉而代有終者乃小星之淑
姬公厚德之報不食之朱公之長男而幹用譽者乃蘭
庭之弱枝當太恭人之嬏其才斂而可述者僅恭與僖

去翁而稱母其德舒而可見者則儉與慈嗚呼翁以一
上士歸而婁遷從九列之後祭以大夫葬以大夫不可
謂不厚矣太恭人以一嫠媼而從錦衣君日食大官之
烹黃腸給之尚方喪車置郵以行不可謂不榮矣翁借
天子恩以成燕翼之謀錦衣君借天子恩以全烏哺之
誠然則翁與太恭人其啣恩於九京而錦衣君其効節
於干城者庶幾毋忝所生也耶

祭朱母何太孺人文

嗚呼太孺人之侍王孺人也則以宵征示恭矣其佐古沙翁也則以夙興示勤矣其撫在明也則以義方示訓矣其持家秉也則以程費示儉矣其御臧獲也則以均施示惠矣在明之耗於氣誼也取諸太孺人若寄也其耗於耳目也取諸太孺人若錮也祿養而太孺人無得色也耕養而太孺人無忤色也訣而手在明無戀色也歸而面古沙翁無歉色也不亦烈烈如丈夫哉以是言薦太孺人將吐之乎在明聽之能無輟哭而為太孺人

慰乎

祭俞仲蔚嬭文

嗚呼仲蔚之存蓬蒿滿堂恃媵而難如鴻得光仲蔚之
亡嫂寔理喪能使黔婁不廢稱康其貌差強其神內傷
是以三週九夏在牀有子而病病迺膏肓含飴弄孫小
慰嫂腸我同袞闕蠖處土屋自拚仲蔚問訊不續密戚
過云推爾蘭玉怛馬休心馳此急足驚而告我厥禍愈
酷若子括髮以頭壁觸孫既葶螿嫂亦就木當此儉歲

可以觀人誰與脫駢疇謀附身天道茫茫福善曷臻下
見仲蔚嫂母縷陳鬼而有知益彼酸辛聞子後庭厥膝
載娠人定勝天麟趾振振嗣當酌言以寬嫂顰嗚呼哀哉

祭兵憲李君祖母余文

嗚呼斗牛儲精下滙鄱湖鍾為令族曰李曰余亦有女
貞以相丈夫維李之宗道州敏膚喪厥元配宗祧是圖
維余之萼庶其我跗夫人來歸則有舅姑采彼毳甘以
共漿舖退拊總帷孱焉一孤夫人閔之以酌逝者汝遺

我鞠夫不負汝謂道州疆必富男子病不任婦薦二淑女無歌小星爰即寧處熊羆之祥十歲三舉汝衍汝豫我粥我乳我不任婦而實任姆秩秩積倉軋軋機杼道州之政時藉叅伍卒為循吏能飾簋簠道州之鄉蔚有嘉譽何以孝廉于夫人取天不卹李既奪道州而孤甫成造物見仇泣謂嬪查和我栢舟食則共牢寢可同裯謂二孺子勉思箕裘毋若丸熊母厭膏油次公嶷然入司帝猶遂長霜臺不競不練出牧吳興開府東婁來者

懽迎去則追謳如早望雲如暑獲秋植我禾黍芟我稂
莠民之戴公如戴元首公稟大誨寔自二母公之退食
擁笏垂綬王母誨前慈母誨後為青州雋為河東柳邦
人祝公願夫人壽天不憖遺誰與其咎二豎為虐三彭
狂蹂屬纊之夕握次公手金湯萬里為天子守毋毀若
性以殉老嫺歸報地下庶幾無負邦人士女戶哭巷走
夫人去公公尚我有敬陳蕪詞侑以椒酒如在其上如在
左右嗚呼哀哉

祭章母陸太孺人文

嗚呼吾往者與歸化君游日讀書嗜酒不問酒所從來與所供讀而差自給者以有太孺人也今者與太學君游問產矣然亦好客及酒酒所出良而客必盡意去者亦以有太孺人也太孺人有四女以適婿皆貴富而其女皆孝謹工治生習於內訓亦以有太孺人也太孺人為令婦為令母以德相夫若子以勤力先家衆然而聲不出閨闈之外者則是太孺人不事標暴以希譽也其

四女皆力足以甘旨太孺人然而猶攻苦食淡者則是
太孺人不欲以已故傷四婿惠也其仲壻為吾弟以故
當歸窆之期薦束芻而酌以椒漿夫以歸化君之窆而
世貞為誌之而且銘之以太孺人之窆而吾弟為誌之而
且銘之太孺人其偕歸化君而安於地下哉尚饗

祭周母陶夫人文

嗚呼昔余宗姊獲奉師氏病弗任室卒以天逝爰擇夫
人以為繼配婉嫗靜專夙夜興寐佐師於讀時乃脩饋

及典方州遂擢半刺良二千石閩海戶祀或從或留咸
秉內寄俾無却顧精白王事師既倦游甫謀息憇有堂
翼如其室孔麗問誰營之夫人籌計三子二女驚停鵠
峙迨師告終母儀愈織女無停織男不廢耜中外斬然
親故毋二門庭肅秩閭黨歸惠云胡未疾奄爾長逝訣
不能口聊示以意慈微永杜總帷長閉嗚呼哀哉貞少
侍師一受經義懋雖晚進忝廁內弟二三郎君不我遐
棄過從莫逆蘭金爰契聞訃盡傷銜辛辟咩鬱金必芬

為夫人酌靈輶雖西為我少遲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母某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豈不一女丈夫哉其事舅姑而相夫子也
執饋之悖與雞鳴之傲優乎彤史之遺模矣夫子歿而
太夫人稱母也比部與進士君所繇發舒其長者為名
司理為名法曹而次者亦需次於公車然太夫人不以
二子貴一日而忘義方之訓二子不以其貴一日而忘
烏鳥之戀故出者輕於去其官而處者重於出而為仕

宦其存也供養病也湯藥歿也殮含凡所以為太夫人者必誠必信而無遺憾然太夫人明年九袞矣其病不能待者六十日耳諸與二子游者靡不相約為薌膏醇酎以俟稱觴之期而貞亦構不腆辭備華封之百一乃未何時賀者未進而弔者至客之辭不以祝而以誄則比部與進士君之未滿者其猶在是耶雖然太夫人歸其全而還二子於朝俾各以其用聲施於當世則往者太夫人之形而不往者太夫人之志也有肴在籩有酒

在解誅亦何悲頌亦奚異尚饗

祭錢母某太夫人

於維太君婉嫗性成如璧斯璞若金在型嗣配尚書肅
靡和鳴誰鵷其雛大司寇公儀則母之齒乃女兄孝慈
衷焉既和且豐爰舉叔子振振麟趾錢是用繁幾百其
指蘭芬玉茂尚父之里維昔恩綸母子賁授太君拜前
司寇拜後五珈澤首五釜滋口太君九袞於時王正司
寇寔肩八十五齡紫玉盈堂羔帛充庭傾都涸邑以為

盛事西瑤之臺金母所治既賓南真太君其貳改歲孟
夏返於壽藏天子所貺題轅黃腸萬翼翼之百兩將將
蹇余先朝從司寇後今者道門辱仲孫友絮酒莫躬延
几莫叩不腆之夢頌而不悲云胡不悲五福儔偕眠牛
伏龍螭首趺龜淑魄莫處靈輶颺逝獨留司寇永為世
瑞神之假斯毋我遐棄

祭馮叅政文

嗚呼昔司諫公吾州于牧遶其哲又是程是督况為元

子衿裾相屬十八其歲秀眉湛睒泚筆而揮傾珠奏玉
靈虬騰空腰褭馳陸齒予鴈行名豈龍腹平陰先鳴撫
已則恧不相接者垂一紀餘始自郎署慰兄公車廣輔
重願偉哉丈夫韞籍晁賈傾倒張蘇頰睨輩流不為豎
儒陵陽之玉其猶未沽余謝青臬歸嬰百罹兄始駿發
翱翔天衢筮仕清郎三禮克舉出贊江藩作匡廬主排
剝理解無俟斤斧遷仰彭城漕路伊阻兄之太阿光迺
稍吐九河奠流百邑按堵袞衣旬宣奄有東魯䟽膠之

役疇不首頰兄執其是以扞政府榮路在前逡巡捨旃
歸侍諫議以終天年余時倦游納節歸田歲必過我晤
語留連太原龍門年則兄先家有季方亦復叅焉兄之
藻辨湍奔瀑懸跡則鴻冥氣乃虬奮舖醞流離步履道
迅余未耄老而衰則甚白髮漸童齒墮如齧謂兄必出
余敢忘遯潛網之拜兄果應之不薄手板與少年偕鞅
掌西東美疢是依天奪國琛以施蒿萊不覩華軒乃有
靈輻壯者若此衰者可知東林之步限於虎溪絮酒雞

災跡繫神馳嗚呼以司諫材不竟世庸卒開八表高朗
令終屬壘之文其雄麗空剗剗之傳其聲不穹里有專
祠再食學宮歿而不亡得子如兄兄之歿矣大化所權
兄之不亡是在象賢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師及陶夫人文

嗚呼夫子之棄諸生也蓋九年矣乃始議葬而陶夫
人之逝也前亦一年矣乃始成合丈夫子二玉立而賢
孫枝之長者嶷嶷而少者之娟娟去其堂則榱棟之煥

然歸於域則松栢之卷然有一門生蒼顏華顛敬享以
不腆之牲而為之執紼以相後先又勒辭於隧中之石
以傳夫子當右顧夫人而問曰吾其安於瞑矣夫人當
亦欣然曰夫子勗我以代有終也庶幾不辱命矣然則
存者當有悲而無憾沒者有不作而無不幸其茹我耶
否耶後死者亦安能久耶余能不夫子之朽而能不自
朽耶夫子其終茹余毋使余疾首

祭王學憲家馭文

嗚呼事故不可知蓋先三載而公謝中州之學篆以歸也時長公已在二尊人膝下矣天下之所望以麟游鳳儀者虞其不易致若孟氏之所謂三樂則綽然而無所虧曾歲月之幾何而封公道遙于門則太山頽矣內子溘然而下從則帳蕙灰矣二孺娟好相繼不育則庭玉摧矣公朝與哀朝而夕與哀夕也蓋未嘗一日而覩其眉之開夫上有垂耄之母而內無代養之婦悲莫悲於短筭痛莫痛於斬後始以公為一世之雄而今乃擅天

下之窮其所謂三樂者獨一仰不愧俯不忤可奉之以
始終耳嗚呼公之與余也始而落然既而纏綿又既而
肅焉不知者以為長公與仙師之所推及而知者以為
心期之匪愆公固謬推余以古人而余亦信公之為巨
賢追唯疇曩納節還鄉與影為儔踽踽涼涼長公繼之
如鸞得鳳吾第三焉夷猶彷徨及公之旋世稱四王蹇
余行之謗劣內深愧其無當長公既拜金甌之覆吾弟
亦膺木鐸之聘余以衰遲偃蹇朝命物情所嚮待公為

政何彼暨子能為公病豈人定之虛言不能與天而爭
勝余之留無益於鄉黨僅能朝夕公之湯藥而已而公
諱其大歸竟不獲伸執手之托雖然不朽之計余寔心
諾以俟長公謀安公於樂土之槩嗚呼公真已矣入公
之堂拊公之几右而慘者獨一猶子欲以慰公何可慰
耶欲止余淚胡可止耶嗚呼哀哉尚饗

六十醉女弟墓文

嗚呼女弟汝有知耶為無知耶其猶在冥趣耶否耶吾

今滿六十矣記汝疾甚時吳閶舟中與汝訣痛汝之慈
仁短折而美汝之得從先府君地下也蓋又十年而先
太夫人復往就汝矣而吾獨不能從死又不能固其匹
夫之節而強應璽書召長藩臬佐臺寺出則托于吏民
之上有冠紱之飾與輿馬之奉處則稱鄉祭酒有衣
食之饒與園池之適吾之負汝一也又記訣汝時弟懋
為言姊即不諱長兄能為文不朽姊汝猶揮手以謝泣
然淚盈眶而不收今汝志在吾集中其辭既鬱塞不能

暢汝之衷懷又不能為瑰麗以表汝之懿歟其負汝二也嚮者吾至虞山之足未嘗不治鷄黍視汝墓痛哭而後返或歲再酹或再歲三酹最踈乃自落塵網中則稍不繼矣閉關以來絕跡矣其負三也自汝歿之十歲中未嘗一夕不夢汝也其又十年未嘗一月不夢汝也五六年來歲僅一再夢汝耳豈吾之痛漸殺而思有時怠耶抑汝果已離冥趣耶嗚呼吾今滿六十矣雖名為學道而亡所指授髮大半白齒落殆盡就汝近矣今遣

蒼頭以卮酒酹汝墓汝有知耶為我告先府君先太夫人曰死者即不生生者且死我又何憾哉如無知也我去無知之能幾而服汝痛也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

祭沈商城文

嗚呼公真大歸矣去太公之定二歲有奇耳其素旒之飄搖儼然公父之就葬而苴杖之號踊則疑公之猶在

而稱兒夫親歿而魂追之親葬而鬼依之君之所以自
處者良足而使君之子弟戚友能無感痛而累歎嗚呼
誰為戚友繼我公媿公女我子其戚甚懿而獨以涼涼
避俗之故不獲從公之執紼然尚能為大招之些以寫
余哀銘幽宮之石以據公志而予之子公婿也乃兩以
公車之役北上病不得躬湯藥歿不得治喪事今茲又
不及隧以觀公體之封閉將何以解也公用雖晚而不
失進士官雖薄而不失循吏閭左銜德交遊服誼且夫

萬厯之世公以精蘆核察聲冠兩河而藉畝之令下寧
奪時相操切之意而不使萬乘之主下與小民爭利夫
仁者必有後公之後穰穰而濟濟者寧非公之所自致
耶公亦可以少慰哉尚饗

祭華太孺人

惟靈出自名族佐我鉅公兼惠內外並媿德容公三男
子如鳳河東仲氏秘書自夫人躬鳩鳩之愛弗間于衷
公之家政威於素封夫人承之不言乃雍多避少進搏

節靜恭公之云徂如嶽摧峰鍾禡未已伯季下從夫人
母仲無成代終畝既南關室亦棟隆為門戶計乃割慈
衷仲以藝選索筆從容鸞冠翟裼匪日而月露薤忽晞
秋護易茁千里扶服茹塊飲血公之門人貞少且劣甲
子亦周微霜被髮我女公子前已偕穴百感攢心一衰
切骨是以生芻不獲躬擷械辭寓觴為我一醞嗚呼
哀哉尚饗

祭兵部顧侍郎文

嗚呼公何為而遽至是耶公之名德如嶽方崇公之福澤如川方至公之位遇台鼎步武公之子姓蘭玉森繼忽天期之不待偕百慶而靡碎夫忌盈者固造物之恒事然以公之雅量宏津方優乎其有餘彼胡然而見忌當公之在野也士林固延頸而望出其在朝也則莫不加額而相慰至於沒則始而疑中而悻既乃羣咨而墮涕里不春巷不市以為失一長者而旃席之上又若失一典刑之前輩吾聞夫人情者即天意也豈天高而聽

不卑將所謂意者不可測而所謂情者不足恃耶雖然
公棄官而奉太夫人子道精矣先後所居官以節惠稱
臣道成矣出以無心處必有名施不傷惠謙不匿情蓋
不盡之福授之於三子而未竟之志太史君為之敬承
生既無作沒豈不寧嗚呼余少於公三歲而公以姻
婭之故丈人行我而不難屈余既前公而歌鹿前公而
釋褐公兩後余以處復兩後余以出京尹之篆余授公
而若脫卿亞之組公繼我而焱發公卦數僅周遽乘大

期我縱未死能復幾時顏照傾波逝者如斯我不服
為我憂而服為公悲耶夫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以公悲
公初不關我薦以三鸞酌以三雅公知不知無所不可

尚饗

祭李伯承尚寶文

嗚呼齊魯文學蓋出天性公登上第肄棘寺政其於
歌詩業已彪炳余齒最劣托載末乘公不余少有倡必
應余樸汝削汝裝余鏡睥睨一世揚扝千春天寔妬之

公出邑臣余既失公而得于鱗謝生廁焉皆公邑人吳
駢宗徐楚僅國倫表東海風被京洛塵下猶大厯上則
先秦公稍晚收為司農屬與四五子杯酒徵逐調不必
諧當心則伏栢梁徵和平津館穀遂叅法從尚帝璽鼓
余與于鱗或使或牧岱宗一角太湖一曲公倦長沙霜
風淒其歸歌濮上春雪霏微憂玉敲金少女色絲于鱗
不弔誰當鷄尸大國之賦公其任之亦有句踐倔強江
淮川途阻修鱗羽沈飛三十餘載曠然音徽間有酒客

過履道里謂公儼如香山居士其貌逾壯而辭甚綺四
部之傍治圃稱此木藥緋桃文瓜縹李蠻肢素口珠綠
綃紫令色璀璨目韶音媚耳名位小遜齒則與埒遺編百
帙等膾羣舌造物所靳佛界亦缺伯道之哀今古同轍
俯仰塵代渺身轉子絮釀臙肉以伸遙訣余衷聊寫敢
必公餒嗚呼哀哉

祭行太僕徐公文

嗚呼在昔癸卯州試作者九人八登上第公偕小子與

名其次公升我沈我起公躡泊乎晚節並賦歸田屈指
鳴鹿四十四年公既黃耆余亦華顛伏櫪之歎不形酒
間九月冀望風雨剝啄為嫂庀墓不朽見屬掖扶強拜
夢語艱續曾未二月公亦就木嗚呼哀哉公於績文不
必先秦風馳電爍惟意是臻公於談理不必程朱川盈
卉敷惟心是模筮理長沙其政獄獄人端西臺其言諤
諤維揚之齷千商口碑所蠲省者州萬有奇三輔西楚
棫樸多士凡百萌蘖今皆桃李桃李既陰萋菲間之拂

衣歸來直水之涓老氏三寶公所崇推公曰不敢先曰
儉與慈三寶之崇儉乃獨冠食母再盞衣必三漸居取
容膝門絕改觀累織積微未可訾算公有三子長游太
學仲季差少蘄然頭角尼父齊齡柱下同著與化俱盡
云胡弗樂余少於公十載而羸後死斯文敢忘夙誠荷邊肉
芬瓠壺酒清為我鑿斲小緩騎鯨尚饗

祭李進士元涇文

嗚呼先生宗伯猶子光祿素封策名公車游藝國雍三

十餘年而弗竟庸出入靡時惟意是從舉體無凡有好
必工姑布子平方藥射覆尤喜堪輿如亥如璞籃筍布
帆窮水走陸見為任俠中實長者敦睦宗姻愍惻鰥寡
間發氣誼多所施舍有田百頃依稀鄭公與客共之食
恒不充是以中挫裁足自供探竒志怪抵掌捧腹謔浪
風流惟日不足七情所鮮哀懼惡欲余壻慶門齒偶相
若余弟辱交深肺腑托晚合太原過我尤數忽不見者
垂三月餘乃聞善病與食飲踈蟬蛻一榻脩然太虛治

命洒洒不三言足歸骨龍山為期必速蔬食玄酒毋煩
牢肉嗚呼不修淨土而中無穢不希長生而達生趣有
丈夫子雙壁並峙蕙肴蘭蒸玄酒一卮前死後死能
復幾時靈胡不樂我亦奚悲

祭從孫比部仲孝文

嗚呼惟我瑯琊遥遥華胄既顯江左州世而復伯王
父公鵠起高第爰篤文孫曰學憲氏衿裾嶺表模楷昭
代歿而可社典刑猶在豈惟燕翼亦乃貽厥是用篤爾

光此闕閱積學需次諸生有聲射策金馬褒然羣英兩
佐秋官于南于北臯陶洲問蘇公敬式出叅州郡惟勤

闕

私書不發以律提身天衢甫亨中道而枳彼其萋

菲還我桑梓寓公於吳栖遲衡門彭澤巾車於陵灌園
伏臘過我談笑相屬貌雖清羸炯然眉睞曾未幾時訃
音忽傳人理未竟天期曷延嗚呼哀哉祿不千石壽未
六旬仕僅通籍產止中人子生視貞五載之後子生五
載而始有懋塵世瞬息先後奚論惟是存者黯然消菟

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教諭朱師八十三翁文

嗚呼元真未滿乃篤我公至文無章大美弗庸釋褐水
衡仍司泮宮三詠菁莪衿裾雖離資籍漸深旌書婁下
未晚除目將寄民社而公儵然巾車返駕徜徉清泌婆
娑桑柘五畝之宅邑田中半土毋改闢室必仍貫肉辭
羸簋衣取掩盝恭不敢先人以為悞貞年十八從公受
經半歲而必貞忝先登春風藹然絳帳餘馨公遜不居

以我為朋始貞倦游公尚家食朱紱青衫先後解職公
眸炯然髮宣齒白自悵蒲柳仰羨松柏偶語二客我有
駱師九十四年視履不衰公少十齡行將及之二客啞
然俱已騎箕余痛失聲仰天而譁駱猶異方公實鄉閭
舍斂弗視余乃非夫秘不發喪抑誰之辜扁舟載浮哭
公殯所屈瓠為壺折荷充俎醪青饋崇神其茹吐倘逢
駱師方駕天府嗚呼哀哉

祭故廣州司理駱師九十四翁文

嗚呼南極斂精東越泪和稽山黯其奪色鏡水涸而無
波里杵悲以罷舂缶聲歇而疇歌惟大老之不慙遺使
我中侘傺而泣滂沱昔先公之聽鳴鹿實從公而誇附
驥謂至德之可師非服膺乎末藝貞年十五以易從事
鑒汗血之一斑謂千里其可致稱我寶刀之詠若新刃
之發硎以元公而見擬托虔贈之可憑師因公車司理
百城吏若嚴霜之被體民播青天之頌聲偶用酒德中
譏領郡十部揚而未足單辭抑而不振貞心大度了無

所恨犢留步返舟輕石鎮二麥芄芄其被壠五柳依依
以當門或垂釣清溪或行藥中園筴賀監之滯淫陋潘
令之陵援鄉飲見推為祭酒齒德殊當乎達尊惟余小
子叅藩於浙師來自東醴酒時設顏猶渥丹鬢未全雪
雖居間而匪私終嘽緩以難別循是以還歲修問遺當
伏生授書之歲致封人三祝之辭慙糠粃之為尊實綴
璧而聯璣賈鷹揚之壯氣寫蠅頭於素絲師為介弟擇
婿而得大司馬用是優游晚節徜徉里社惟中丞之攬

轡表通德之精舍迴夕照於維桑噉春雨之甘蔗小爾
從容狎隄百年而乃帝子九齡僅益四馬忽莞爾而觀
化奉入機以周旋豈直同輩之漸盡即子孫其盍先絮
酒炙鷄遙薦靈几既已哭吾師復潛然而念我先君子
蓋嘗後師十五年以生而前師二十五年以死慨修短
之殊絕淚浪浪而不能已

祭太常卿國子祭酒座主王稚川先生文

嗚呼我公姑山鍾粹入叅史局兼司內制三領成均陶

治多士天下歎焉未筦樞寄叔孫太常荀卿祭酒雍雍
九列若若兩綬天下歎焉未位朝右西臚餉畧南山假
田踰七望八顏童髮宣天下歎焉未登百年思覃著述
學黜訓詁車洛舟閩以追鄒魯天下歎焉未祀兩廡凡
世所歎非公所悲非公有詰嗣晚而奪之遺經曷授與影
互依雖公所悲非公所恨危躬秉誼世不我信事與心
睽名隨位盡昔在世皇輕用三尺捍相乘之甘心遺直公
言不可義形於色其事垂解儉壬為間粥其笑曰養虎

遺患公時扼腕為我長歎惟余小子首發其端意公門
人必得彼歡公諫弗讎公志已殫貝錦滔天黃鼓反覆
謂公貌言中實醜毒彼其之子有耳無目筮孤竹貪魯
男子淫火不辨玉毀求鑠金彼其之子有胸無心嗚呼
我公雄骨山峙辨屈干人氣蓋一世以此居顯能無見
忌烟霞五湖松菊三徑古稱丈夫蓋棺事定天不可論
人則已勝侯生守玄非謗劣宜登徒九辨庶以明師絮
酒蘭蒸跡繫神馳

祭劉大司空文

嗚呼我公天骨挺秀碧梧並長玄鶴等瘦百能盡斂一
虛為受溫其良玉微則醇耐妙年公車躬策見竒巨源
雅量叔則令姿冰鑑玉衡舍公其誰既長考功竟謝銓
司兩政留京九列婆婆人以為少公以為多其茹蔬糗
其室薜蘿所以省寺不異巖阿棘卿再除司寇旋貳他
為相戚且攝行事公之割榮逡巡如境拜命邦土遂改
歸計公之禠身瑩若處子公之居鄉靖若畏壘胡不百

年甫半而止破江涸流黃牛隕趾余弱弟懋偕公同薦
與余神交豈必多面飛書累訊賴鯉豚鴈得公訃音乃
自朝彥帝錫黃腸已復而土匏余此身一室夏甫何以
將遙絮酒藿脯所憐各天詎意千古嗚呼哀哉

祭唐憲副文

嗚呼在嘉靖中公成進士而我先公寔附驥尾南安之
政為循吏軌入叅兵謨時惟多壘扼腕言計氣攝諸郎
西川險遙賢喆迴翔一贊旬宣三提臺綱惠則春風威

乃秋霜天衢甫暢衡颺斯妬鍛羽清時蹤跡中路里社
浮沈枋榆早暮或鼓或罷孰知其故阮籍長醉屈平獨
醒醒醉之間於斯取羸時過博徒間狎樵青衣冠敦賢
何必畦町清質濁文與義為偶往貞登朝辱收小友貞
時少年寔勇於酒如衡邁融爾汝公受晚師竺乾而跡
楊朱是以鄰壤音塵漸踈兩世之交能恣然乎蕙殺椒
漿餞公冥途

祭邵元化文

惟子素儒溫恭樸茂學足潤身材亦肯構余少不敏辱
從子後子遊穎宮屢膺都肄見賞通神謂為國器蹉跎
不偶遂謝學事歸守世業以醫自名家有神膏立令死
生治無擇富讐不取羸有嗣穎發遺經是篤文禽五彩
見者屬目攬輝未試扶搖可卜課耕之餘佐以儉勤年
踰下壽產過中人胡不鼓缶拮据累身筆硯之交瞬息
四紀洛洛晨星獨余在耳漿酒雖薄有淚薦子嗚呼哀

哉

祭從弟瞻美文

萬曆十五年丁亥夏四月而吾從弟瞻美病噎不能食時猶未甚也世貞每從鄉中視之輒有加至重九之次日骨立矣因屬余以後事其談說慷慨無兒女子態擘畫皆有緒神氣不衰尚能引酒一白人乳一甌薄糜一塹十九日上有事先君子之壠猶能先期策杖入叩首口誦祝辭琅琅也余以故得自寬報謝練川諸君子還至中道而得計矣倉皇馳歸視汝汝已就木矣環汝而

哭者男女十餘曹纍纍然經矣三歲之孤抱而覓爺爺
無處矣嗟乎安能使余腸不寸折也記吾使維揚歸汝
已逾冠為諸生其時汝方跣弛食酒漁色陸博縱遊畏
見長者然獨知親向余不余避也余酌汝則醕食汝則
飽規汝則受余亦不汝棄也迨余用家難與少弟敬美
歸汝介於其間頃刻不相離也自是汝行日益修志日
益立般樂怠教日以削減雖汝自謂蔴中之蓬而吾亦
竊信他山之石矣世父有丈夫子四汝最少汝以極意

侍奉最能得其心然其歿也雖尺地片瓦不以厚汝而
使伯仲專之知汝能讓也汝共養生母踰八表矣輕暖
甘毳之必致然寸絲尺縷不以厚汝而使女弟私之知
汝能友也伯氏衆蓄汝汝拯其嫠子婦而卹焉俾忘嫠
也叔氏時簡汝汝收其二孤孫而誨育焉俾忘孤也是
汝不以號廢厚也邯鄲姬有蠱汝而欲嫁者幾成聘矣
余一厲色而即止是汝不以暱廢正也百里之內外稱
汝友者解衣推食之不遑死必祭喪必賻然而視其橐

則空空矣是汝不以貧廢誼也汝年過五十而未有子人謂汝為德若此當不使斬焉汝後已而果有子矣今歲汝子當疾勢頗危人復謂汝為德若此疾者當不死俄而疾良已矣此二者汝之所不能必之於天而天卒予之汝以未衰之年保汝所固有之身而天忽奪之何也且夫噎者起於鬱塞而弗舒恚怒而不獲解今汝之所少者獨子而其所慮者子之疾皆遂矣何所弗舒也閭左以吾兄弟故推汝祭酒出乘車宴專席側耳而聽

顰笑而又何所弗解也然則汝之所可必者天而所不可必者亦天耶其卒予者天之定其忽奪者天之弗定耶汝於生死之際似已了然其戀戀不忍釋者八十之衰慈三歲之弱稚耳汝母已斥聰明忘志慮而日進七著當不有他即不諱而身後之具已周任之易也汝子已疾吾當鞠而撫之以俟成長雖然聊以盡吾心而已吾長汝五歲其身之不保而能保汝子耶廢幾吾弟壯異日當代吾吾子與諸從又壯異日當復代吾弟亦無

過憂而子也嗚呼瓠壺之酒蕉盤之肉居與汝共之吾
今者薦汝汝能餒否汝餒而予莫知也予有餒而汝莫勸也奈
竟安能以毋悲耶雖然余去汝無幾時矣余不悲矣

祭大司空徐公文

嗚呼歲昔龍蛇天不憖遺以我公往士類纏悲惟余小
子邁軸之是泥不腆芟言托之家中以薦公之几距於
今忽六載矣題湊黃腸像塚祁連馬鬣之封鬱鬱芊芊
天子之所以終惠勞臣者既渥且專胡遭迴之既久而

鬼始寧歸其千百年永宮於斯若乃公神無所不之蓋
虞山之足滕公之佳藏也宜春之社則朱邑之桐鄉也
大桁之里則張綱之洛陽也南昌之四履則陳蕃之豫
章也三楚之墟則木鐸之所耳提也滇海之邦則惠文
之所彈治也即不鬼竅其廟貌亦家祝而人尸公何
憾於一沒獨典刑之不可追嗚呼不泯者心未盡者
用難必者年有限者夢後死斯文其責在予聊綴
一傳志公大都鬼而有知鑒此生芻

祭汝康宗老文

嗚呼子我宗老既貴且賢為鄉祭酒八十二年擇履而行揆雍乃言薄取慎予以全其天始用經術斐然名士庶不近名和不失已出入中外數躋數起雖則數躋竟被金紫疇謂造物妬之使歸上有親侍下有兄依二簋蕭然戰勝而肥蔗境逾甘梓里晚暉余行雖前敢慢其二張拱以趨實爾駘背昔者稱壽期之百歲曾未何時展轉牀第月朔之前黯淡數語若所深憂匪以外侮愛

子稚孫責在存者膚肉垂盡所寄肝腑迫欲走訣訃音
隨來歿縱子寧余能不哀薄俗閱牆亦曰殆哉王誅鬼
責子無軫懷尚嚮

祭韓封公侍講文

嗚呼鍾扶輿之盤礴襲東吳之英異既姱修乎儒術復
躬勤乎穡事口無詖辭行不詭類及豚魚者中孚之感
通神明者孝悌之至然而名不登於有司譽不出乎闈
闈田彼南山樂此清泌是用天錫之報報以詰嗣伯子

樹惇而工良技扶岐黃之特傳將仁壽乎一世遂篋農
書列籍下士次篤仲君蔚為國珍射金馬之清問窺青
藜之秘墳進講東觀教曹成均三衡多士偉哉以人贊
陪京之禮樂佐常伯而擘星辰公起衡門遂階近臣亟
賜黼裳婁拜王綸惟鴻漸之飲食衎衎覩燕居之德容
申申割尚方之腴供沃大官之上尊而公若固有之黜
盈削忻羨榮者以為布衣之極而杜機者猶謂畏壘之
民八十三齡泊焉一夢等彼吹光中無搖動祝史告公

以大歸素旄飄飄于霧霧合九郡之素車填雍門而馳
送薤露之章轉唁為頌惟門生與誼故流西州之長慟
貞私寔深其敢忘痛絮酒藿炙以為公供且祝之曰公
其緩鞚行將有宗伯致奠司空致賙以大賁公之壟公
能無陟降哉尚饗

祭陳司寇文

嗚呼公起諸生而宰劇邑其俗信信蓋天下之所不易
稱循者而遺思之在人去三十載而猶若新銓司之乾

沒與悍相之衡睢蓋天下之所攝而辟易者而白簡之
彈射凡婁上而不遺力其宦之窮至一拜杖一編氓一
遠竄皆天下之所不堪而享之則甚甘其後之達若佐
納言長容臺中執法少司馬席未煖而輒移皆天下之
所豔以為驟者而居之若固有蓋可生可死百挫而不
可奪者公之操或出或處無入而不自得者公之道光
霽蕭洒藹然而春融者公之襟風稜戍削凝然而壁立
者公之貌嗚呼壽隄七袞古亦稀矣秩至三品今不卑

矣然則士論之所鬱而未滿者將無謂其豹變之文與鷹揚之武猶有待而不盡施夫固以公為天下惜而不以位壽為公私余生後於公八載而仕先於公九年時躡時起跡若比肩然公竟以璧完而余尚未能瓦全同處也公愉暢余曲局同出也公行遂余行惡同學道也公得骨余得肉然則後而生者奚長前而死者奚促耶莫公一觴公其歆否余固不能信公之必歆而能信公之不朽也嗚呼哀哉

祭王少荆光祿文

嗚呼公少而為贈太保公之愛子佚而食其封既而為
封宮詹公之令弟佚而受其衰晚而為武英相公之季
父佚而享其崇所遇可謂豐矣公不以贈公之封而輕
為澆不以封公之規而陰為媯不以武英公之崇而遽
為驕所以自處者超矣與公游者以公為處子與公鄰
者以公為畏壘知公者以為璞含而不知者以為茅靡
公於德庶幾能止矣天之所以厚公者固無所不備而

公之所以凝承於天者亦無所不至譬之汎海而得千斛之舟盛醪而得十石之器宜自今以往公之辰皆花月泉石之辰而公之身長為花月泉石之身崇之何一病而遽艱於飯再病而遂返其真嗟末俗之漸下思挽瀉以歸醇惟我公之是藉胡為乎溘然而就淪以封公七十而殺其二武英公尚痛其眉壽之無幾而公今又殺其一紀則武英公當亦不能已於懷而為公之子者又何如其毀耶去吾之居而東不能數百武而公死吾

弟太常死江侍御死旒相望於目而哭相警於耳蓋半
歲之間而悉收其賢士大夫而付之蒿里彼洋洋而過
者以為造物之無章若此我何憚而不為長蛇封豕也
嗚呼余且歸矣歸而疇與依疇與吾呼廬而白飛且逝
者俱不作又何以識余歸之是而不歸之為非寓絮酒
於白門望東滄而淚滋豈靈旂之必假聊以寫乎余思

祭江侍御文

嗚呼震澤趨海中匯為江誕毓文武以飾我邦帶礪君

家世有麾幢君之先子始業章縫誰承家學君獨穎出
斂其銛鋒以俟一發麟經燦然並駕鄉達當陽癖左奚
必穿札筮令巴西譙周之鄉厲憑其骨以為灾祥君如
弗聞正直平康麥秀兩岐雉馴於堂譽命上逮尚書尺
一畀爾豸冠以肅南術烏府清霜白門皎日濟以恬和
共賴寧謐尋陟北臺令聞益孚一䟽治水再䟽蠲租起
骨加肉吹律嘘枯解自倒懸聚而惟呼願君朱綬願君
黃耆大德得位仁者必壽胡計之傳疾於轉首丹旒驅

前素輒在後鄉失賢者國淪蓋臣嗟嗟昊天胡乃不仁
溺人於淵併讎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厄閏之月余
仲并逝與君同里又復同歲豈其修文而同厥事逝者
已矣存者何冀玄武之隄時蹋驄蹄每一戾止黯然興
思所惜者大詎止襟期絮酒雞災君其吐之

祭張肖甫太保文

嗚呼余即比部而兄令滑滑固巖邑銳若劘發三輔騰
最其聲跋疇于鱗比壤為二千石兄贄所業與相難質

彼時寓書循吏非一而此少年必不可失誰狎齊盟宗
吳楚楚兄時晚入不分邾莒跋詞酒縱橫筴語其器
溫如不如不吐戲謂五君彼巨源者非佩兩綬則登三
府兄尋奉使五嶺之東余忝持節遂歌齊風參差各天
寥廓雙鴻所不直者餘十五冬壬寅之秋開府吾吳執
手契濶悲喜洵俱授余草土登之薦書余起兄躡兄還
我逋飛潛異踪復垂十年兄肅皇威以殲浙奸長鯨遁
逃海波晏然入長西臺遂領中權北門之鑰疇能舍旃

過我奔中劇飲三宿疇其相者司馬伯玉三星在天列
宿羣屬貫石擬金調絲諧肉自兄登壇勁敵束手再飛
遼捷建威細柳虹玉圍腰鵲金懸肘誰其衣錦魯公拜
後薊人慙志兄曰無徂殘民以逞黷武非經黃屋長尊
黔首救寧古有南仲亦曰營平城我朔方撫彼先零元
功告成乃典邦政一意明節齟齬權倖門既窒羣鼠
趣迸兄拜稽首臣責不稱天子曰俞給驛以歸俾爾晝
繡桑梓其輝牛酒上冢躡弩先馳陋彼臨邛小臣奚為

定軍之西忽隕巨星涪巴涸流岷峨權傾廟隳偉棟國
墮長城沈慈海航拔詞林旌胡遽溘然上應祲氛天漢
騎箕祝融化雲太常易名熟釜勒勛畢萬牖下夫復何
云所不釋然厄閔之月余弟既隕兄復同蹙漏盡星踈
天殘地缺朝訃驟聞神蒐隕越兄有心事皎日長空兄
有襟宇霽月光風藩籬不隔蹊迺莫踪間一秋殺無妨
春融大事頃刻斷在不疑籌邊決筴動合機宜為唐汾
陽為宋稚圭年位差亞文采過之嗚呼經世大畧東之

一棺其史甫青其骨已寒雖則有寒其心尚丹痛惟仲
秋有西飛翰上言強飯下言相思悉梓厥文俾余序之
余偶後死敢以拙辭兄所不朽豈其見資吳蜀萬里踰
越險路雲棧莫驅峽江難泝蕙草三枯椒漿空絮唯此
一心兄其或茹嗚呼哀哉

祭魏國公少軒文

嗚呼天眷有德篤我高皇掃除羣寇統一萬方誰其元
勲惟中山王宇宙再闢日月重光爰啓兩國殉節沈幾

扈聖燕京奠吐留畿惟太保公樹德務滋享國久長餘
五十朞公為世子維家之慶斂其文武以事溫靖豈必
當官是亦為政太保之薨始拜功令悅樂敦詩以將中
軍虎旅十萬罔敢獮奔得公一言煦如陽春紫氣不瀉
黃屋長尊汗馬之勲孰賢平陽椒房之戚孰貴竇梁甲
第連雲膏畛相望僮奴億指粉黛成行將之以謙御之
以禮接公之顏柔若處子叩公之里泊若畏壘公族雖
繁靡不敬只戊子之春辱公周旋既簡揖讓僅餘寒暄

久而益真厥意藹然曾未幾時訃音忽傳乃聞治命不
朽是寄三孤斃斃礮石待志庶幾異日上太史氏載酒
崇肴以為公慰嗚呼尚饗



舟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五